

蔡 昉
/
作 品

『卑贱者』

最 聪 明

蔡 昉 / 作 品

『 卑 贱 者 』 最 聪 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卑贱者”最聪明 / 蔡昉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 - 7 - 5201 - 0467 - 8

I. ①卑… II. ①蔡… III. ①经济学 - 文集 IV. ①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7310 号

“卑贱者”最聪明

著 者 / 蔡 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恽 薇

责任编辑 / 恽 薇 孔庆梅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分社(010)5936722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29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467 - 8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我倒是乐于把阅读、审美甚至休闲与经济学思考融为一体，因此对我而言，经济研究并非如有些内部人渲染的，或如外部人想象的，是枯燥无味的苦役，而是乐在其中的一种生活方式。

蔡昉

自序

作为以研究为职业的经济学家，阅读文献、调查研究、赴会研讨和撰文著书自然是不容回避的工作常态。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也有自己另一面的生活，譬如享受天伦之乐、锻炼健身、娱乐审美等等。或许对一些人来说，人生的这个松弛的一面，似乎是对经济学家作为一类沉闷的科学从业者的必要补偿。然而，我倒是乐于把阅读、审美甚至休闲与经济学思考融为一体，因此对我而言，经济研究并非如有些内部人渲染的，或如外部人想象的，是枯燥无味的苦役，而是乐在其中的一种生活方式。

把经济研究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在涉猎广泛的阅读中，在浏览新闻甚至欣赏艺术作品时，就自然不自然地联想到经济问题，甚至举一反三，偶有所得。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行政工作尚不那么繁忙的时候，我乐于以相对轻松的文字，把诸如此类的所思所想写成随笔，前前后后在《读书》、《经济学家茶座》、《三联生活周刊》等非专业类报刊发表，也算是在经济研究圈子之外，普及一些经济问题的知识，分享自己的分析逻辑和结论观点，其中一些短文也得到读者的喜爱。例如，我写作中提出的诸如“雷尼尔效

应”、“梅佐乔诺陷阱”等概念，也在经济学圈子内外为人所使用，其传播主要得益于这类发表在非专业报刊上的随笔，而不是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

这次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先生之约，并承恽薇和孔庆梅两位编辑的精心策划，我把以往分散发表的这类短论结集出版，不能说以飨读者，只算是不揣冒昧吧。我把选文的标准定在那些文风轻松活波、内容具有故事性的短文，并且不限于经济问题或经济学的讨论。至于那些写作风格比较严肃、以阐述特定经济问题为出发点的文章，即便是短小精悍和面对非专业读者的，也没有收在文集内。不过，也有几篇短文，因阐释的是相对抽象的经济增长理论问题而略显艰涩，非专业的读者大可将其置之一旁。

多数随笔写作时间较早，其中一些针对性或多或少已经时过境迁。但是，就写作欲表达的意思来说，也许没有完全过时，有些与当前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仍然密切相关，甚至有些表达过的担忧如今成了现实的问题。例如，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一些中西部省份的增长表现显示出与“梅佐乔诺陷阱”相似的特征；不良或不法经营者继续滥用经济学规律，侵害着消费者的利益；面对全球移民和难民现象，人们形成了针锋相对的看法和政策主张；经济学的评价机制也尚未完善；等等。因此，这些旧作仍然被敝帚自珍地收入本集。

总体上，文章最初写作时的原样得以保持，部分短文做了微小

的文字修正，仅仅在特别有心得的地方，对部分原文做了少量补充。说到这本随笔集的书名，鉴于很难找到一个能够概括所有讨论内容的精练且醒目的表达，而仅以“短论集”为书名又颇显直白无趣，故借鉴文学界的一种做法，选择其中一篇短文的标题作为书名，即“‘卑贱者’最聪明”，旨在增加一点趣味性，或许也能激发读者的好奇心。至于各篇短文的正确性、准确性、可读性以及写作水平，只有留待读者评判了。

蔡昉

第一编

**经济学
与经济学家**

- 003 经济理论应该怎样构造?
- 013 怎样传播经济理论
- 023 从发展经济学到“穷人的经济学”
- 029 经济学思维与经济学写作
- 035 经济学研究的结论和过程
- 040 从澳大利亚在博弈论中“失局”所想到的
- 043 由华盛顿榆树想到经济学发展的南北互补
- 046 知识的矛盾与矛盾的知识
- 050 经济学家的性格会影响他们的结论吗?
- 054 经济学家为什么倾向于奉行“经济学帝国主义”?
- 059 经济学家与“阿堵之物”

第二编

**公共政策的
制定**

- 065 谨防中西部陷入“梅佐乔诺陷阱”
- 071 “雷尼尔效应”与地区差异
- 075 拿什么开发西部地区?
- 080 遥想攀枝花

085	“索洛维亚”的馅饼
089	萨缪尔森迟到 30 年的答案
093	鹰和人都吃鸡
101	小药片反射的历史与逻辑

109	“众志成城”也是生产力
113	对表与赶超
120	专业领域的名人及其“物”与“值”
127	人多势不众
131	“卑贱者”最聪明
136	“卢卡斯除外”：吸烟的外部性及其解决方案
140	经济学规律的善用与滥用
145	世纪新人面临的“怎么办”

第三编

生活中的
观察

第 四 编	155	达利绘画与古典主义包容性
历史和 艺术的启示	163	“沉闷的科学”辩
	169	摄影师眼中的移民母亲
	172	人类的故事，我的故事
	178	“高水平均衡陷阱”是不成立的
	183	记忆的经济史学
	188	马尔萨斯何以成为最“长寿”的经济学家？
	197	中国财富增长与“马未都效应”

第一编

经济学与经济学家

经济理论应该怎样构造？

——弗里德曼与科斯关于经济学假设标准的分歧

人们常常看到经济学家的帝国主义倾向，但许多人容易忽略下列事实：由于经济事务与每一个人切身相关，因而现实经济问题也是每一个人乐于思考的对象，以至经济学实际上是最易于吸引非职业人员进入的学问领域。克鲁格曼称那种乐于表达经济学观点的非专业人士为“票友理论家”（accidental theorist）。正如经济学家容忍自己表现出帝国主义倾向一样，他们也应该欢迎“票友经济学家”参与经济问题的讨论，作为他山之石。但是，职业的经济学家仍然有必要在职业行为中表现得与众不同。换句话说，经济学有自己的学术规范，因此，构造经济理论需要跨越一些职业门槛。

构造经济理论最基本的一步应该是跨越实证经济学思维的门槛。我们在参加或旁观经济问题的争论时，最常听到的用语是“我认为……”这种“我认为”常常被人认为“不客观”，以至在写作教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原则就是回避使用“我”，必要时代之以“笔者”。其实，这里的问题在于“我认为”通常不具有可证伪性，而不在于采用了第一人称（“笔者”也是第一人称）。所以，经济学到了弗

里德曼那里，特别强调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着眼点就是任何假说都要求具有可证伪性。

社会科学主张把“应然”(what ought to be)和“实然”(what is)加以区分，具有悠久的传统。休谟曾经用锋利的“铡刀”斩断了事实领域和评价领域之间的混淆。他指出：人们不能从“是”推断出“应该”这一命题，即纯事实的描述性说明凭其自身的力量只能引起或包含其他事实的描述性说明，而决不是做什么事情的标准、道德准则或规定。所以，这种认识被马克·布劳格称为“休谟的铡刀”。

这一传统在经济学中表现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分野。作为经济学家的老凯恩斯(John Neville Keynes)指出：实证科学是一整套关于“实然”问题的系统化知识，而规范科学则是一整套讨论“应然”标准的系统化知识，把两者相混淆导致诸多谬误。因此，他倡导建立一门独立的政治经济学实证科学。而真正严格地讨论了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并将其著名的论文流传至今的，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弗里德曼指出：实证科学的终极目标是发展一种理论或假说，以便对于尚未为人所观察到的现象作出有效的和有意义的预测。这种理论通常由两个成分构成：一部分是作为一种语言，用于提升“系统而有机的推论方法”；另一部分是作为一系列实质性假说，用以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将其基本特征抽象出来。从理论的语言功能观察，它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体系，涉及形式逻辑、抽象方法、论证

方式等等。而从理论作为一系列假说的功能角度观察，弗里德曼强调的是理论对所解释现象的预测能力——事实证据是判断理论正确与否，或者是暂时接受还是拒绝的唯一标准。

为了牢记经典，我们有必要直接引用弗里德曼的一段话：“检验一种假说的唯一适当方法是将该假说的预测与经验相比较。如果该假说的预测与经验相抵牾，或者说与其他假说相比，更为频繁地或更为经常地与经验相抵牾，该假说就被拒绝；如果预测不与经验相抵牾，该假说就被接受；如果它能够很多次避免与经验相抵牾，该假说的可信度就大大提高。”我们应该注意到了，弗里德曼这里多次使用频率性的用语（“频繁地”、“更为经常地”、“很多次”），而不用直截了当的定性用语。这是因为：“事实证据从来不能‘证实’一种假说，而只能说该事实未能将该假说‘证伪’。”

看一看社会学如何定义理论是饶有兴味的，从正从反都可以与弗里德曼的说法相互印证。一些社会学家（如托尼·巴内特 Tony Barnett）也是用语言来类比理论，认为理论总是以特殊的方式提出问题，用专门的方式定义词语的含义，包容一些可能性，排除另一些可能性。一种“理论”永远不会是正确的，而只能将其看作一种非常特殊的语言形式，用来勾画人们讨论特定问题所使用的一些词语，以及人们用经验来检验自己语言描述合适与否的方式。就像我们不能问英语、俄语和斯瓦希里语是否正确一样，我们在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中所使用的特定理论语言也是不能被置问是否正确这样的

问题的。可以问的问题只是，它们是否足以胜任其应该履行的职责。

可见，社会学更倾向于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定义和使用理论，而忽视理论作为一系列假说体系的层面（至少与经济学相比有这种倾向）。这或许可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差别。

虽然弗里德曼在把理论仅仅看作“语言”形式的时候，也强调了它需要对应着意义明确的经验对象，否则尽管理论仍然可以是正确的，却只能相当于屠龙之技，但他没有在论述理论作为假说功能的时候坚持这一点，而仅仅以一种理论的预测准确程度作为该理论的评价标准。科斯（Ronald Coase）在批评弗里德曼时指出，理论不像飞机或客车时刻表，它还应该是人们思考问题的基础，帮助人们组织、整理自己的思想，以便理解现实中发生的事件。科斯宣称，如果有两种理论，一种预测良好但关于现实如何运作没有任何洞察力，另一种给予我们这种洞察力却预测失败，他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宁愿选择后者。

通过弗里德曼引用来说明其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与科斯的不同立论点。在弗里德曼看来，一棵树上的树叶密度的分布，可以假设是每个树叶为了追求获取阳光的最大化，而有意为之。在这里，假设树叶懂得物理学定律，并且可以迅速移动自己的位置以获得更多的阳光。弗里德曼认为，虽然这个假说中的假设明显是错误的，但依然理由充足，因为其引申的含义与观察到的事实是一致的。科斯则认为，即便可以假设树叶懂得

物理学定律，可以有意识地移动自己的位置，因而这种理论可以帮助我们预测树叶的分布，但它对于我们思考树叶本身却毫无帮助，因为对我们而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揭示在假定树叶没有大脑（这是真实的假定）的前提下，它们是怎样在一棵树上分布的。

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的确走得太远了。如果我们同意科斯对弗里德曼的批评，就有必要提出构造经济理论的另一个基本要求——跨越假设真实性的门槛。科斯在分析企业的性质时，针对以往经济学家强调假设的易于处理性质而忽视假设的现实性质，或者把两者割裂开来的倾向，指出理论假设既应该是易于处理的又应该是现实的。他讲的易于处理的性质，是指假设能够使用马歇尔所发展起来的两种强有力的经济分析工具（边际分析和替代分析，或两者合在一起——边际替代分析）来处理；而他讲的假设的现实性质则指假设与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含义相吻合。

科斯认为，理论的功能是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经济体系像现实中那样运作。而正因为如此，理论假设中的现实性是必要的。现实性的要求迫使我们分析存在着的世界而不是并不存在的想象中的世界。在一篇题为《经济学家应该怎样选择？》的文章中，科斯用三个经济学说史上的例子说明，理论是因为其提供了更好的对于经济体系运作的思考基础而迅速且广泛地被人们接受的，而不是因为其提供了更好的预测。这三个例子分别是 1931 年哈耶克关于经济萧条的理论、1936 年开始的凯恩斯经济学革命和 1933 年以张伯伦和罗